

			四	漢
			二	書
			九	門
六	九	五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二	四	四	漢
四	二	二	書
二	六	九	
冊	冊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4290
冊 數	6	(4)
函 號	274	17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左傳鈔評卷七

明魏郡吏部考功司員外穆文熙批輯

南太僕寺卿石星校閱

長洲知縣劉懷恕刊刻

金陵書林周曰校重鐫

楚子伐隨

楚武王侵隨

隨國今義陽隨縣

使薳章求成焉

薳章楚大夫

軍於瑕以待之

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大夫董正也

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闕

孫應鰲曰此節筆情極為曲折左氏叙之曲盡其妙

穆文熙曰季梁能識兵勢而其言深遠可謂賢

比楚大夫令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
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必棄小國張自修大也一如字隨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
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
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鬪伯比曰以為後圖少
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王毀軍
而納少師從伯比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
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

且使隨能始終用其言不為少師所誤其能遽滅于楚哉

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
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
也詐稱功德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腍亦肥也黍對曰夫民
稷曰粢在器曰盛○牲音全膾徒忽反
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
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
也碩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
年豐也三時春秋夏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於是乎民和而神

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楚及隨平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釁。瑕也。

隙。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黃隨不會。使遠章讓

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

而後戰。下之。請服也。下。下嫁。嫁。反。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

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遙見楚師。

季梁之見即兵法避堅攻瑕之意

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

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

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隨侯。隨侯也。闞丹

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闞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

故以。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

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楚敗鄭於蒲騷

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屈居勿反。鄭人軍於

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蒲騷。鄭邑。絞。國名。州。國名。在南郡。蓼。國名。騷。音蕭。

大凡小人之在君側皆少師之類以能斷然以去之是白去其疾也天去二字有味可玩

穆文熙曰闔
廡策鄭人望
救闔志不決
既絕救路復
以偪師加之
奇正並用安
得不敗鄭哉
至於不請津
師不信龜卜
又何決也

孫應鰲曰維
斷乃成闔廡
之謂

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闔廡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隨、絞、州、蓼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我以銳師宵加於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闔志。若敗鄭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

楚伐絞為城下之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輕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也。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耻

闔伯比知屈瑕之敗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闔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楚子辭焉。不辭其肯入告夫人鄧曼，故以益師諷諫。

鄧曼賢智夫
人中蓋鮮見

穆文熙曰淺

夫一戰得勝
遂自用不納

人言如莫敖
者甚多豈惟

戰凡事多然
可為深戒

呂東萊曰屈
瑕之禍鄧曼

婦之蒲騷吾
以為在絞而

不在蒲騷蓋
蒲騷之勝猶

為副慶謀
而采士之

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比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其

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

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蒲騷在十一年必小羅

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

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見莫敖而

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不然夫豈

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義陽賴

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

亂次以濟鄧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

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大敗之莫敖縊于荒

谷群帥囚于冶父縊自經也荒谷以聽刑楚子曰孤

之罪也皆免之

鄧侯不殺楚子而楚滅鄧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止

而享之騶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鄧

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

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

不仁然於止

則瑕所自為
此所以擊其

自用之意而
趣其荒谷之

縊也

呂氏曰鄧之
三甥不知國

之存亡輕於
我之治亂反

謂繫於楚子
之死生汲汲

然欲殺之忘
內而憂外何

其疎也

穆文熙曰楚
之滅鄧誠為

三原少平卷三

五

楚

享之時而襲
殺大國之君
恐非小國所
宜若楚復盍
王而責鄧以
襲殺之罪其
滅不尤速哉
且人之相與
談啖戈戟酒
杯鴆毒往往
有之何必以
楚鄧為口實
乎故人在自
處何如不必
忌人也
穉文熙曰息
不能

不血食而君為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申
還之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楚子以蔡伐息復以息伐蔡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繩食承反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偽設享食之具○食音嗣以息媯歸

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

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

遂伐蔡息媯以說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

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

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鬻拳忠於楚子

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

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

閹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

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楚能盡其

忠愛所以興

文夫人激子元伐鄭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媯也子元為文王弟盡惑以淫事

左傳卷十

能死亦見奇
時蔡侯以他
人之婦誘沈
伯之妻其能
併於滅亡哉
穆文熙曰鬻
拳自刎以免
罪固難而後
復自殺以從
死尤難故君
子曰鬻拳愛
君明其非臣
法矣
范氏曰左氏
以鬻兵諫為
愛君是人注
可得而脅也
傷教害義不

左傳卷十

楚

可得而疆通者也
穆文熙曰文夫人既令楚王殺蔡侯以雪夫恨而又拒子元振萬使辱仇讎可謂奇甚于元奮然伐鄭似見悛悟乃復處王宮圖遂宣淫其為關班所殺宜美

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達市縣門不闕。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楚以開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謀問也幕帳也

齊桓公伐楚屈完盟師

捕其不共職貢而討之楚必知罪乃求昭王不復之爭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膠舟之禍年逾數百茫昧不可考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
穆文熙曰苞茅不入為罪甚細而昭王不反又與楚無與齊人失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牛馬風逸蓋未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齊竟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履所踐履之界寡人是徵。共音恭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寡人是問。昭王之孫南巡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

問所以及為
所屈若以楚
之馮陵中夏
借稱王號責
之必無辭矣
至於以兵勢
脅楚尤為失
策屈完之對
齊當有愧色
也
真西山曰荆
楚僭王罪之
大者也苞茅
不入罪之小
者也昭王之
不復則非其
罪矣管仲不
以僭王責之

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

非楚竟故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夏楚子使屈完如

師如陘之師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

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

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已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

好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

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

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

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在南陽葉縣南雖眾無所用之

屈完及諸侯盟

為賈不賀子文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不為令尹故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

子王復治兵於蔿子王為令尹為楚終日而畢鞭七

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質子王為

賈尚幼後至不賀為賈伯瀛孫子文問之對曰不知

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

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

而舉此二罪
是舍其所當
責而責其所
不責也
孫應鑿曰以
此衆戰二句
伯略矜張猶
可舉見非德
以將之直屈
於屈完之對
也
穆文熙曰為
賈數語遂為
子王死案硬
人貫耳揔見
剛而無禮惟
無禮所以不
能過三百乘

也

烏子王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
八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楚殺子玉文公喜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來之服也瓊玉以飾弁及纓先戰

夢河神謂已曰界余兼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蕞澤水草之交曰

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王之子子玉剛復故二人因

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

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

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既敗

汪道昆曰叙筆能品晉侯間之以下三句句法

穆文熙曰字王而與文公為城濮之戰其不敵明矣即便以冠弁昇之河神能逐

取勝乎但其剛而無禮此其所以敗耳

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

子玉死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

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及連穀而死

至連穀無赦命故自殺也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

莫余毒也已焉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言其自守無大志

楚太子商臣弒成王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

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

汪道昆曰叙事能品

商臣殺子上其仇在此穆文熙曰商臣弒君罪不

容死而成王
既立太子復
奪此與彼亦
有取亂之道
殺非父子相
殺亦必兄弟
相戕春秋明
驗往往有之
不獨楚焉而
已

婦人容易見
其本性故激
輒生露之
胡氏曰嫡妾
必正而楚子
多愛立子必
而楚國之

兄立弟謀
及江芊宜其
賊也
穆文熙曰子
文論越椒必
敗典叔向之
母論叔魚同
何其奇中也
然叔段州吁
商臣子圍又
何不聞有早
識之者乎

在少者也。且是人也。豈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

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

臣庶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

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從之。

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呼好。賀反。宜君王之欲殺

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其

不。女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

謂。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太子王請食熊蹯而

熊掌難熟。異久將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

成乃瞑。言其忍甚。未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

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衛之

子文知越椒滅宗

九年冬。楚子使越椒來聘。越椒字伯棼。子執幣傲。叔

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奉使必告廟。而來言則必稱先君也。初。楚司馬子良。子文

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熊虎之狀。而豺狼之

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若敖即楚武王之祖。其諺曰。

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

為賈為子越
諸殺子揚而
子越乃併為
賈殺之諸人
媚人終亦不
免其可快哉

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
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
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般子文之子子揚也子越為司馬為賈為
工正賈殺之諸人子越又惡之越椒又乃以若敖氏之族圍為
賈於轅陽而殺之將攻王

楚滅若敖復子文之後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皋澣皋澣楚地伯棼射
王汰輶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輶車轅上丁寧鉦也

穆文熙曰楚
子三矢之說
亦以安人心
耳矣之中人
何必於息乎

呂氏曰楚之
滅若敖氏也
克黃幸而漏
網宜其委質

○棼扶云及汰他 又射汰輶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
未及著直畧及 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
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
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邲國名生
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畜養也淫於邲子
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虎乳之邲
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遂使收之楚人
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
比伯比所淫者穀奴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

三傳少平卷七

諸侯以逃死
矣乃以君命
為重而直赴
之非審知義
命一視死生
者能之乎

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
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
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
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觀善使復其所改命曰
生易其名也

楚滅陳為縣復封為夏州

穆文熙曰叔
時復命不言
欲王詰之乃
得盡言古人
進言之法如
不然君方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
門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轅音患因縣陳滅陳以陳侯在昔陳侯在昔子靈公

自多其功而
已即強諫以
拂其意則其
勢未有能入
矣

公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
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
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偕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
乎王曰何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
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
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
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
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
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

孫應鰲曰牽
牛之喻甚極
事情史記略
變其文便弱
矣
朱氏曰叔時
善諫君莊王
能從義越之
伯也豈偶然

而與之也。叔時諒言譬如取人物于懷而還之為愈于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楚子伐蕭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

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說以忘寒。遂傳於蕭，還無社。

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

附。還故因卯呼之，傳音及。叔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韮。

麥麩韜窮

挾纊

軍中不敢直言故為此隱語

窮乎？曰：無。麥麩韜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申

六。及。去。河魚腹疾柰何。叔展言無禦曰：目於智井而

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若為

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明日蕭

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

楚子伐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

子田孟諸無畏抄宋曰：鄭昭宋龔。昭明也晉使不害。

公僕。扶勃乞。又。左傳少平卷之二

穆文熙曰過不假道未為深怨乃殺其使人挑禍強楚華元可謂大愚投袂以下言其暴怒急遽之甚孫應鰲曰倉皇急遽如親見之

汪道昆曰叙事議論能品明德務崇是不祥人俱句法

穆文熙曰巫臣賢者所言皆是然其自取夏姬若能以正言教人而不能以正自處則罪猶可言若以正言左人而預為已取之地則罪又重矣好色迷人果賢者所不能免也

左傳金言卷一

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使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為其都鄙，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袂也。袂，袖也。履及於室。皇。室，皇寢門闕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巫臣以夏姬適晉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舍

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弒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徵舒。出孔儀。孔儀，陳儀行。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子反不

止。王以子連尹襄老果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

左傳少平

屈巫即巫臣

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尸。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去。盡。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叔。晚。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乘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乘。中。衛。風。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將。幣。聘。也。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子。反。請。邑。

王於正臣可
謂責已重以
周而待人輕
以約者
呂氏曰考之
共五年方十
有三耳其言
可以為萬代
納諫之法然
雖知巫臣之
無罪而坐視
子反之徒屠
戮其族召敵
生患又未嘗
不深憾之矣
據序昔時之

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錮。青。周。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若。無。許。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巫臣報子重子反。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

三事少平未二

楚

事

孫應鑿曰二人之怨巫臣皆非其正即使怨之何至殺族分室之慘巫臣脩報非過也

稷文熙曰巫臣一去楚即能通吳上國使子重子反奔命然則能臣去留所係豈淺下哉

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

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闇。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

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闇之

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

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

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

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

壽夢季札父。怵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力含反。夢莫公反。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皆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

之。舍。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音赦。

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

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巢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

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

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晉歸楚囚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

楚冠。繫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鄭使稅之。

鄭也。儀在七年稅解。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

孫應鑿曰。鐘儀言度開雅。整頓是宜文。子之巫稱。

穆文熙曰衛
無晉者不得
志而仕於伶
官其鍾儀之
謂乎若使楚
人能大用之
何至為鄭人
所俘獲也
又曰文如貫
珠懸空可愛
汪道昆曰叔
子論能處

伶人也。伶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
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
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
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二卿尊君也尊
君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
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

楚囚君子也
以下章法

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
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楚子重伐莒入鄆

穆文熙曰楚
強莒弱雖加
備豫猶恐不
支况恃陋而
不脩其城郭
乎逸詩之曰
其有昧哉
胡氏曰莒恃
其陋不修城
郭浹浹之間
楚克其三都
信無備矣然
兵至而民逃
其上不能使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
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
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
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
浹浹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浹十日也詩曰雖

三
二
少
平
夫
一
三

民效死而弗去則味於焉國之本也雖降楚之城何益乎

積文熙曰子囊論晉不可伐深為有據而又歸重於將帥之讓德尤為出人之見然楚有子囊此楚晉所以相雄長也豈惟楚不可加兵於晉哉

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菅古顏反。

子囊論晉不可伐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

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

雅苦舉不失選得所選反。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

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

人加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四民雜韓厥老矣知

盜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

中軍使匄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

使佐上軍魴讓起起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

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

力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

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

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卜年晉伐秦傳。

子囊遺言城郢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康必城郢楚徙郢未

有城郢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君子謂子囊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

注道昆曰讓論能品自韓厥老矣以下章法

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遠子馮辭令尹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防於申。叔豫叔

叔時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而貴臣強國不可為也。

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沐焉。重繭衣，裹鮮食而

寢。繭綿衣。闕求月反。裹於既反。鮮息淺反。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

矣。瘠瘦也。瘠在亦反。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舒

穆文熙曰：申叔直言子馮避寵古人相成乃如此。

也為二十二
年殺追舒傳

楚殺令尹子南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子

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

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

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

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

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輓觀起於四

竟。輓車裂以狗轆音患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犯欲

汪道昆曰：叙事能品

命取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三日棄疾請尸

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

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傳

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

遠子馮為令尹

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齏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

子木也。齏五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

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

子不欲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

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

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曰何故對

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至謂八人者曰吾

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已死復生知我

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不然請止止不辭

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也

楚人復還椒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穆文熙曰楚殺子南輟觀越惡蹟章明所當鑒戒而子馮後寵八人將遂昭之

不有申叔其始不免乎申叔在朝迴避之狀子馮退朝求言之切但可想見讀申叔教語令人廢廢子馮能聽終免於禍是故君子貴相成以義也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卿材

以下句法

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

申公而亡。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

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

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聲子

通使于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

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善為子名。

穆文熙曰：歷觀諸臣奔晉，往亡為效死，力殘敗楚師，何元宗國之心也。蓋原其致奔之由，既非其罪而楚又窮治之，不己，故人無還返之期，自不待不為效死。

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

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

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也。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

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

析公曰：楚師輕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鈞同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

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

雍子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鈞同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

析公

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郤許六反以為謀主。

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城十。晉將遁矣。雍

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後歸，一人簡兵。

蒐乘簡擇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明日將戰。

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楚失東夷。子辛

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

令尹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亦

主扞禦此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

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為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

入州來駕棘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

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

宣四年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

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

已言楚之精卒。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

樂。范、易行以誘之樂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

穰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穰郤錡時將上軍，中行，樞佐

分良以攻二穰之兵，楚子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

子辛皆出穰，王故曰二穰。

賁皇

又云楚臣豈
惟晉用之伍
員奔吳遂建
入郢之策班
王宮鞭子王
之尸茲又其
尤甚者矣

宣四年苗晉邑

以為謀主

鄢陵之役

楚晨壓晉軍而

陳

晉將遁矣

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

大敗之

四萃四面集攻之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燿夷傷

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燿。燿子潛反。

子反死之。則苗賁皇之為也。子

椒舉

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

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

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彼若

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

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諸侯為會於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七欲獲之名如晉告趙武，趙武謀於諸大

夫。時趙文子為晉中軍執政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

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

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烏

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齊人許之，

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

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宵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

汪道昆曰：論能品五月甲辰以下章法

又云後馮驩復孟嘗君亦用此術

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辭節折

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

辭。舉記錄之也。以為戊申。叔孫豹齊慶封衛石惡至。

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楚子

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

午。向戌復於趙武。趙武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

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於秦也。而不能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

辱於救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壬申。向戌復

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驛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

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楚子木至。陳孔魚蔡公孫

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

相。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荀盈謂趙武曰。楚氛甚惡。

懼難。氣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氛云反。趙武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

何。晉營在宋北。以東頭為左。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楚人衷甲之變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衷音忠。

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

穆文熙曰。子木在楚猶稱賢者。乃衷甲以為不信。微伯州之言。楚其失諸侯矣。

叔向佐文子
周旋其間不
阻不憚以信
自固其尊俎
之折衝執

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义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信亡何以而後身安存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秉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略也。單音册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斃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

宋以守病。

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

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為

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信楚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殫兵以召諸

侯，而稱兵以害我。

稱舉也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晉獨取其信故其

多功

晉楚爭先。

爭先歆血

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

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

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狎更也

豈專在晉？叔向謂

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只辭反

非歸其尸盟也。

尸主也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又云凡遇事
思此二言令
人氣平

小國主辨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楚欲推使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

楚人囚皇頡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皇頡鄭

字余力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

俱反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

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正於伯州犁直也

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

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

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

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

以皇頡歸

子展知楚子將死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

宋之盟君實親辱若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

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子大叔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

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

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

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以政反。今執事

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

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

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

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

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

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楚子使遠罷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鄭敖

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

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

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

子蕩還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却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

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為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申

穆文熙曰司馬亞於令尹

本必死往送其葬

乃一朝取而殺之若垂腐鼠專橫蓋何得不弑君子

無字曰王子必不免無字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

艾魚廢反

子產辭子圍逆女

王道昆曰辭令妙品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彬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

二反上鄭而

下段安在晉賈王乃置楚中姑仍之

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敕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墀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

穆文熙曰子圍逆婦而乃包藏禍心殊非人情不有子產則非之無詞納之不

也言不得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

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備則是罪

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罪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救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祖廟也。祀，祖廟也。祀，祖廟也。他廟，反。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垂，示無也。橐，音

趙文子以信服楚

正月乙未，楚會諸侯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

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軟午

祁奚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

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乘甲也。

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

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

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

無謗讟。讟，誹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

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

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

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

行僭，僭，信不也。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

江道比曰議
論語許晉
御字法

穆文胤曰祁
午所言乃防
忠之策而武
子所持則長
厚之道然惟
晉可為之若
小國無罪恃
實其罪則又
不可執一論
矣

仁人之言長
厚之心文子
備之可以佩
服
楚不為患言
不患楚也非
楚亦不能為
晉患之謂也

穆文熙曰楚
圍明魯求先
威臨諸夏而
驕奢縱肆等
威擬於人君
當時若有齊
桓晉文之君
在焉必不堪

也伯道至此
其哀矣
又云子圍驕
僭州犁縱不
自知亦當因
人言以知之
即其所得於
人言者而委
曲以正之上
也不能正而
委身以去次
也知不出此
而文其過反
言以譏人卒
受其禍焉下
矣

農夫是穠是藂穠耘也藂苗為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
以水旱息必終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自恐未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
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

諸大夫論王子圍

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
晉先軟故欲從舊書盟盡楚恐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於公子
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叔孫穆子曰楚公
子美矣君哉美君服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

執戈者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
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楚伯州犁曰此行也
官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恠也
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鄭行人揮曰假不
反矣言將遂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暫之欲背誕也襄
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子羽曰當璧
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今尹不反戈
猶存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
命圍雖取國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王子
猶將有難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陳公子招曰不
終州犁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衛齊子曰苟或知之

三平

楚

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宋合左師曰大國

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曰

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卒章義取暴虎馮河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君反謂之美故

宋左師簡而禮無所戚否故曰簡樂王鮒字而敬

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

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

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子羽以諸大夫論王子圍之語因而占其禍福太涉細研後又多無驗不知左氏何以傳之也

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兆也

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圉弱齊惡當身

各無患

叔向論楚圍不終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以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將問

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言可雖可不終趙孟

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安於膝君是疆而不

稷文熙曰叔
向論令尹為
王其事不難
見若論為王
而必求諸侯
獲諸侯而其
君遂甚淫虐
弗久則非有
過人之識者
不能矣

左傳鈔言卷八

義不義而疆其斃必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
懦弱也矣。懦乃亂反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害滋甚。滋益也民
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取不義而克必以為
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
弒靈王傳

左傳鈔評卷七

左傳鈔評卷八

楚

楚子圍弒君自立

稷文熙曰州
犁知子圍之
惡而故從之
狎豺狼而嚮
為少宜其終
見殺也此可
為逐惡人之
戒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
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
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鄭右尹子干出奔
晉。干即王子比共宮廐尹子皙出奔鄭。皆即殺大宰
伯州犁于郊。忌其才葬王于郊謂之郊敖使赴于鄭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

共王之子圍為長子。

椒舉如晉求諸侯

汪道昆曰辭今議論能品

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

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夢澤也四年春王正

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使椒舉

如晉求諸侯將為申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侯欲勿

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修天或者欲逞逞心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

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曰晉有三不殆殆危也其

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難之難有是三者

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

也四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三塗三塗山名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陽城山名在陽

城縣大室即中微嵩山在河南荆山在新城汴鄉中南山名在

南功縣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以上言險冀之此土燕代

馬之所生無與國焉以上言多恃險與馬不可以為

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亨通也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

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屋則詹

從文熙曰凡人恃已所長則易於忘備晉人之難則急於脩德斯二者皆取敗之道也不謂侯之言是謂

五事少平卷八

邊為宇於國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孫

公孫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衛

刑無難敵亦變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此明齊楚多

恃此二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

之乃許楚椒與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晉侯許之楚子

問於子產曰以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

不在諸侯君家習安逸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

之盟又曰如一晉曰若不許君將為用之宋盟王曰

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慢矣

國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

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

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

求逞於人不可求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

楚子合諸侯於申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

祭衛侯辭以疾如子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六月丙

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

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

汪道昆曰叙
事議論能品
下國習之以
不妙品章法

穆文熙曰子
圍之汰所少

者正礼耳椒
率匡之左師
公孫獻之而
子圖卒於不
悟以侈大取
敗豈用礼固
自有人而惡
人之性終不
移与

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河南陽翟縣商湯有景亳

之命河南南華縣西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也成有岐陽

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康有鄆宮之朝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

塗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此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

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

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禮王使問禮

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取不薦

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子

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伯鄭

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礼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予

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卒事

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又何以規

椒舉諫楚子之侈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啟湯武成康穆

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

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

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

左傳少平卷

有一椒舉而不能
用欲不亡得乎
汪道昆曰六
王二公以下
章法

穆文熙曰大
几敵國侈汰

乃吾國之福
彼此之勢可
以互見子產
之論可令人
傲者

穀梁子曰慶
封弒其君而
不以弒君之
罪上之者慶

封不為天子
服也不與楚
討也春秋之
義用貴治職
用賢治不肖
不以亂治亂
也孔子曰懷
惡而討雖死
不服其斯之
謂與

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
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
棄。惡及遠。方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
則人棄之

楚子戮齊慶封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時晉之
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以於楚
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伐
吳以答。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
見慰。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
十八年奔吳

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
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播
而從戮於諸侯。烏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
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
之。

遠啟疆論晉不可辱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

索氏。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

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烏能及人。若奉

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道之以訓。辭

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

楚之勢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

仇敵也。苟得志。烏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

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則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官刑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

苟有其備。何故不可。取匹夫。不可以無備。况取國乎。

禮又曰。韓起子欲則韓起

而刑叔向。喪心可嘆。故疆始而順其言

繼而極陳其不可。求諸侯

求昏二事。當令楚子愧死

五卿八大夫以下。令之

墮膽說。意姿曲詞。肯滄湯

全每闕至此。便不釋手

五卿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言兵禍始於城濮。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

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是和也是

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

讎。備之若何。言何以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

可也。謂有賢人以敵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

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麋羣也。求昏而薦女。進

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

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

左傳少平卷八

六

二

八大夫

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羊舌肸之下

初午張趯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

之選也言非凡人。趯他歷反。駘古聲。韓襄為公族大

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

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子皆大家也

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韓丁考反。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

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初午以輔韓須楊石

石叔向子食我也。食皆嗣。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

汪道昆曰妙

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

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

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

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

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禮

棄疾如晉過鄭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過鄭鄭罕虎公

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相鄭地

稷文曰棄疾為公子時周慎有禮隣國皆知其為君而灵王暴虐國人解體此所以終能討其背而奪之位也

迂道昆口楚辟我東二句

勞去聲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言棄疾伯知見楚王以其

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以馬

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

採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蕪蕪種不抽屋不強

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

舍不為暴主不恩賓恩患也。反。往來如是

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

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

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

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

以善人為則無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

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

申無宇斷王旌執人於王宮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

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

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言之閻

入焉有罪亡入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曰執人於

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字執無王將飲酒遇其無

三事少平矣

卷

令

字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諸侯正封定封疆有

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也毛草故詩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詩小雅天有十日甲至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

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

臣皐皐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

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

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蒐大

蒐蒐也有亡人蒐其無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初僕

區之法僕區刑書名也區匿亡人之法也曰盜所隱器

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啟若從

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

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故夫致

死焉人欲致死討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

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王曰取

而臣以往往去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遂

赦之赦無字

穆文熙曰無
守執人王官
數其幼之
罪此在賢君
且難見容而
况暴宣如灵
王者乃能取
其亡而還之

顧不大異哉
此無字之子
所以德之而
殉之以二女
與

魯還楚大屈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魯侯欲以夸

及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遠啟

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

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

言齊晉越將伐魯。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楚子召蔡靈侯殺之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

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今幣重而言

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

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

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

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殺父

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

故不克。然胙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

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今

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好以大屈無適與字法句法穆文熙曰一弓既與人何故復用此小知以及取之得弓而失禮與信其所失不愈大哉

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救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金木

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救，盡則棄捐，故言無極。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亟，欺冀反。

楚使棄疾為蔡公

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羹音即漢書作羹字。

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

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

子元是寘人，不善。

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

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

于今，賴之。穀城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言五官

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

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

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

宋蕭亭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今齊國西

雍廩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若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其尾，大不掉，君所知。

寘疾位尊而親鄭丹爵細而羈於

之幸

寘疾位尊而親鄭丹爵細而羈於

之幸

寘疾位尊而親鄭丹爵細而羈於

之幸

寘疾位尊而親鄭丹爵細而羈於

之幸

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弔反。

子革對楚王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

潁水之尾在下蔡西

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蹇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

以懼吳

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

圍之以偏吳蹇五刀反楚子次于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南

以為之援。兩

雪。王皮冠。秦復陶。

秦所遺羽衣也。復音服。一音福。

翠被。

以翠羽飾被

豹舄。

以豹皮為履

執鞭以出。僕析父從。

楚大夫

右尹子革夕。

子革鄭舟

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敬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

熊繹

楚始君與呂伋

齊大公之子王孫牟。

衛康叔變父

晉

叔之子。禽父。

周公子伯禽

竝事康王。

康王成王子

四國皆有

分。我獨無有。

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

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荆山。

在新城汭鄉縣南。汭亦反。汭音市。

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

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柎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柎弧棘矢

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

齊王舅也。

成王母齊大公女

晉及魯衛王

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

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舊許是宅。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

穆文熙曰子革初若順從王言比得聞乃借穆王事諷之既不忤听又得易入此其所以為善讀與惜哉靈王能听而不能自克以終及於難也

故曰舊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遠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鉞秘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王以飾斧柄鉞音戚秘音秘敢請命請制皮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

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皆古書名索所白反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穆周

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獲沒不見篡殺祗

音支又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

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惇惇式招德音

惇惇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情一心反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金王取其

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

制形故言形民之力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難乃

又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

楚子乾谿之變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遠于及

即位奪遠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圍許蔡

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洧仕楚

○洧于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申之會

汪道昆曰叙事具品三子以下章法句法

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犖韋龜令尹子文又奪

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蔓成然故事蔡

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遠氏之族及

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

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克息舟

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

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曰今不封蔡蔡

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以蔡公之命召子

干子皙干子皆靈王弟元年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

穆文熙曰子圍弑君逐二公子又歛群怨不仁得國為偉已極乾谿之變遂成二崩固理勢宜然哉

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驚起辟之

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之。使子干居蔡公之

食竝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無已徇於蔡。已觀從也曰。蔡公召二

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

子二。蔡人聚。將執之。從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

乃釋之。賊謂子干子皙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辭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

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三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

如。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

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

于鄧。潁川有鄧城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

于公子黑肱。子干子皙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

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

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蔡

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籬也

蔡公使湏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

公子罷敵。湏務牟史狎楚大夫蔡公之黨也公子比

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公子

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

又云子單三策無一可行所謂病在膏肓雖司命亦無如之何者矣至其并王而歸其自為謀則善也

又云灵王善處止有不誅無字一節乃竟賴其子為拔骨焉不然吾不知其死所矣至申夷以二女殉葬則夷俗也

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剽截鼻。師剽魚器反。

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訾子斯反。王聞群公子之死也

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待者曰甚

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擠子細反。

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

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

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

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

楚然丹于單棄王歸。祇音支。王公夏將欲入鄆順夏水南至鄆。芋尹無

宇之子申夷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芋于付反。又

羽音王弗誅惠訖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

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

芋尹申夷氏申夷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

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

王曰人將忍子子王觀從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

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

周徧也。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

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已見殺以恐于。君若早

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烏不可為謀。又有呼而
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殺君位未定也丙辰棄
疾。即位。名曰熊居。

平王當璧

汪道昆曰議
論能品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群
星辰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
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
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使五人齋
而長入拜。從長幼康王躋之。過其上也。靈王耐加

為。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

璧紐以鬪。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且曰。棄禮

違命。楚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

叔向論平王有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謂棄疾與子干同好

以相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而賢有人而無主。

二也。雖有賢人當有主而無謀。三也。謀也有謀而無

穆文熙曰五
難之中其不

開達者與無
蒙而動尤為
緊要蓋事祖
之今惟達者
識之無達者
是以動非其
時徒為人掃
除耳并疾反
所為宜其符
當壁之兆也

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子干在晉十三

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無親族無無蒙而動。可謂無謀。子

干時楚未有大蒙。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亡無愛

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

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于以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

陳蔡城外屬焉。城方成也時穿封戌苛慝不作。賊盜

伏。隱私欲不違。不違私欲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

望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干將

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度對曰。齊桓

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隰

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國

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從善如流。言其下善齊肅。齊

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不從欲。儉也從從施舍不倦。施

猶言布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

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生十七

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有

魏犢。賈佗。以為股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

三厚少平卷八

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卻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

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

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

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謂棄疾也共音恭

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

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君之名弃疾所以得國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

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

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何信

於讒王執伍奢。念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

而使遣之。知太子寃故遣令去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

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

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

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

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

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如使所逃無所

穆文熙曰無柰既勸王納建妻又勸王殺建既說殺伍奢又欲併其子殺之此皆多方求以自免也而不知殺身之禍乃不在二子

而在子常則
天意固自有
假手也小人
徒自多心哉

八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林若

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

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君棠

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負尚弟子胥。負音云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

不逮負自知音智不及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

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

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擇任而往知也。負任

知死不辟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名不可廢俱死

為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愈差伍尚歸奢聞負不來

曰楚君大夫其盱將有吳憂不得早食。盱古旦反。楚人皆殺

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公子光曰是

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也。反復負曰彼將有他

志光欲殺僚不利負用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

之故破其議而負以知之乃見鱣設諸烏鱣諸而耕

於鄙求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

吳太子諸樊入郢

楚太子建之母在郢郢郢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太子

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諸樊

吳王

僚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
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遠越曰
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亡君夫人不
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澨遠澨楚地

子常城郢

孫應鰲曰論
大體陳往跡
馬味有味
穆文熙曰楚
見吳滅則來
漸信於楚故
欲城郢以自
固而不知無
徑在楚伍員
在吳雖自郢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
復增脩以自固郢以井反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
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守除天子卑
守在諸侯政卑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諸侯卑守在

四竟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民狎其野

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

無亡乎不獲守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年民

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弱

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蚘

也耆強也。懦乃亂反又乃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

常理獨其後
勸殺無極乃
為得策惜其
說差晚故終
無補於入郢
也

冒。至於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紛扶粉反。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子西辭楚國

孫應鑿曰子西此怒可謂義理之勇其詞凜然
秘文熙曰子西辭楚亦是
大節但納勝致禍乃成大
惡不然則嚴陵子臧之賢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適音的。下同。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

豈是多哉

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也。討是速讎也。鬲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賂。名。

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

尹懼。乃立昭王。

費無極讒殺卻宛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鄢。於。晚。反。

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卻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

譖卻宛為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卻宛。飲。於。鳩。反。又

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

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

汪道昆曰序
事具品
孫應鑿曰歷
觀無極可謂
譖惡之魁然
聽其言者皆
不能察而俱
墮其計何也

稷文熙曰無極禍卻宛之計又甚於禍平王者誠古今未有之奸人也

豈不究哉擊空造端締怨梯禍三族無罪而誅嗚呼

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進子常以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惟諸門左。張惟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幾音祈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鄔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蕪之。蕪如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蕪。令曰不蕪卻氏。與之同罪。

楚

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編管苦也。秉把也。令禾莖也。反國人投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炮燔也。令宛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元及佗。令終陽與其子弟。皆陳楚大夫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鄔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呼火故也。反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

子常殺費無極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

汙道昆曰議論能品自去朝吳以下章法字法白法

穆文熙曰無極諂佞異常固寵多端所以平王至死而不悟令尹欽怨而不察不有沈尹之危言其孰能聳動子常快心國入哉

出脫平王甚是

也。謗也。沈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廢尹陽令終。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起呂反朝如字。去。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喪息浪反。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為用之。夫鄢將師。

子常無他善。猶殺無極一音。事頗快人心。所以於沈尹。

編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幾音。

祈又音機。吳新有君。光新也。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

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

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

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史墨知吳入郢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宛也。且占諸史墨曰。吾

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已。故問。對曰。六

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

食之咎而入郢必以庚辰庚辰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

不釋其夢辰吳辰尾龍尾也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

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

在楚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蔡侯請晉伐楚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

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

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

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駉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

積文照曰古人謂尤物致禍如二君者

可見然貪如子常其不

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

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明日遣

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

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沈音鳩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

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召陵張本

吳伐楚入於郢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

卻宛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

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

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唐、晉

郟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舍音赦。自豫章與楚來。

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

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速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三戰，子常

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

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

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

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

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乘，繩。廣，古曠反。吳從

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

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

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

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君戰及郟。

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澨，市制反。

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季芊，畀我，皆錢尹平王女也。

若如司馬戍之策，則楚當敗吳，何敢望郟哉。

子常奔鄭

入郟之刀當以夫槩王為首

公羊曰：君舍於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

穀梁曰：壞宗廟，徙重器，捷平王之墓。

朱氏曰：使吳於入郟之後。

左傳卷之八

止兵休掠命
蔡昭子胥之
徒分定楚地
抚其人民
請命於周明
正楚罪而以
其地分賜有
功之諸侯則
伯業可成雖
以繼桓文可
也而何其不

後文熙曰陳
賞劍首可想
司馬忠勇有
其首於
臣如此而不
蒙也

固與王同舟楚尹固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

使赴吳師康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子山

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

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息汝南敗吳師于雍滋

傷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司馬嘗

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句卑吳人臣賤

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三戰皆傷曰吾

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句卑布陳其裳司

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楚子涉睢濟

用楚不主事
矣

江入于雲中入雲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

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楚大負季芊以從郢

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

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闔辛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

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必犯是余將殺女闔辛與

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

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

周室何罪君若惠顧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

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

後文熙曰子
期逃王而欲
藏也
代之死事甚
矣成
炭炭隨之辭
也

子山吳

楚大

司馬

吳實為再造楚也

左傳金詩卷八

二十七

楚

江道昆曰辭令能品孫氏曰仔員復楚包胥與

北。隨公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一人若鳩楚竟。鳩安集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不敢負隨恩

伍員申包胥復楚與楚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

楚兩敵手基也

穆文熙曰包胥痛哭秦庭千載猶有生氣不知平王之世無極柄政譏罵肆行御宛殺而子胥走何以得

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莽莫蕩反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共分楚地。取分扶問反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恤存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下處也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于與師脩我戈矛與子同

左傳卷八 二十七

楚

此死力之包
胥也

左傳鈔言卷八

二十六

楚

蓋尹涉孛不
與王舟即昭
王不殺不知
何以自
語頗有解
碎終亦難通
與晉之監頭
湏不同也昭
王遂以子西
之言

仇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秦師乃出。大敗夫槩王於
沂。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
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
有亂則必歸，烏能定楚？定得其國而王之奔隨也。將
涉於成，曰：成，白水名，在藍尹。疊，楚大夫涉其孛。渡其不
與王舟及寧。寧安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志前
過之。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
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

申胥之節何
異於此

季芊一為鍾
建所負，便不
更適他人。此
亦丈夫之見
哉

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申包胥曰：
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
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遂逃賞。
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
負我矣，以妻鍾建。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
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為王
心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築城復命子
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城
不知高厚小大，何知？言所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

左傳鈔言卷八

二十六

楚

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昭王卒於城父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于伯舉，今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申子西，結子期，啟子閭，皆昭王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死。大宴，卒。

穆文熙曰：昭王欲立三公。

子三公子竟不自立而立昭王之子君。

昭王之子君曰：「君資去商。」

臣子圖之，世遠絕甚矣，宜其共能保楚也。

不獲妖不祭，河二事大見。

昭王之賢此，孔子以為知道。

于城父。大宴陳地。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裝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禳，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

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

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汪道昆曰：叙事能品。楚末

青以下法。其彼微之乎。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青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

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子西沈謂梁也。

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

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

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而求死士。不顧道理，好呼報反。而求死士。

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

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請伐鄭。子西

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忌也。他日又

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

穆文熙曰：子西不聽葉公之言，納白公勝既許伐鄭，又與鄭盟，是猶引豺虎入庭中，示之內而沒奪之，雖欲不彼其得，公不可得矣。

禍之來也其
自取哉

左傳金言卷八

師在此。雖不遠矣。比子西勝自厲。子期之子平見

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

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郊。余翼而長

之。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譏勝聞之

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子

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滕曰。王與二卿。事。西子期。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曰。帝

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承之以劍。

不動。拔劍指喉勝曰。不為利。誼。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

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

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許之。遂作亂。秋七

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葉于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

以殺人。而後死。豫章大木。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方

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

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

計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

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

其

胡不冒胡冒
二段想見當
射愛慕葉公
之情無往不
旁而知白公
之難不足乎
吳

葉公尊除惡
孽不勞餘力
又以二事任
二氏之子而
退老於葉高
風令即千載
可仰不知當
時何以輕於
聖門而仰由
以孔子對也

蘇氏曰子高
較曰公之未
亂也知其不
可近及其既
亂也舉兵而
入罪人斯得
而楚國以定
可以言知矣
追念子西子
斯之勞而以
其子為令尹
司馬而身老
於葉可以言
仁矣然終不
誰用孔子使
聖人之效不
見於當世
可恨也歟

不傳金言卷八

三十一

楚

可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冒國人望君如望慈父
毋為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冒乃
冒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冒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
穀日日以幾冀君來也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民也
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夫如
字又而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冒而進音扶
公得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公并子高曰微
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棄德從賊其
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

縊其徒微之微匿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
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
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
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乃使寧為
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

卷八 三十一

左傳鈔評卷八

左傳鈔評卷八

三

禁

